

菊隱劇場(下)

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老舍先生編劇、焦菊隱導演的《龍鬚溝》上演，這是北京人藝成立以來，北京和平

終於，破土動工了。

這一日，周恩來秘書的電話直接撥到北京人藝，總理過問，為什麼外貿部報送的向外國訂貨的清單中，沒有北京人藝修建劇場所要的音響、燈光和通風設備？人藝院長這才得以說明，文化部提出，劇場要由全國政協和北京人藝合建，地址改在西城趙登禹路，建好後兩家共有，其他劇院劇團可以輪替使用，北京人藝認為這樣很不方便，希望能有自己的劇場，但不好和上司爭辯，希望能有來支持了北京人藝，讓市長彭真與齊燕銘商定，依然在王府井建立首都劇場。

雙城記
何冀平

解放初期，為修建王府井大街上的首都劇場，經費從一百五十億增加到二百三十五億舊幣，折合等於現在二百三十萬，這在當時可不是筆小數目。報告又打上了，周恩來閱過，批示「交齊商辦」，齊就是當時的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，這下出了差子。北京乃至全國也沒花過這麼多錢修建劇場，還是專門給北京人藝的，那京劇呢？歌舞呢？曲藝呢？引起文藝界巨大波瀾，一碗水擺不平，建劇場的事鬧了。

這一幕，周恩來秘書的電話直接撥到北京人藝，總理過問，為什麼外貿部報送的向外國訂貨的清單中，沒有北京人藝修建劇場所要的音響、燈光和通風設備？人藝院長這才得以說明，文化部提出，劇場要由全國政協和北京人藝合建，地址改在西城趙登禹路，建好後兩家共有，其他劇院劇團可以輪替使用，北京人藝認為這樣很不方便，希望能有自己的劇場，但不好和上司爭辯，希望能有來支持了北京人藝，讓市長彭真與齊燕銘商定，依然在王府井建立首都劇場。

終於，破土動工了。

焦先生對中國話劇的突出貢獻外，還應該知道，如果沒有焦菊隱先生和人藝前輩所有共同努力創作的戲，就沒有首都劇場，更別提第一間、第三間。



白蘭芝。作者提供

最近天寒地凍，寒這個字，為什麼有寶蓋頭呢？因為人都在屋裡了，應該溫暖和暖和得很，怎麼卻有寒冷的感覺？原來這個字的甲骨文，是屋內有個人站在一塊冰塊上，想想看，冰都結到室內了，還不寒颼颼的嗎？不管天寒地凍，不管窩居大小，我們還是在房內加隻手——守，守護自己家園的。

現代房子都是用石材料建的，那麼「下加個石字，是不是指房子？是的，不過古代的宅字，卻是指洞穴或洞屋。事實上，港人的貧苦階層，雖然是在高樓大廈內，但和洞屋又有何差別？密這個字，可能大家不知道，原來它和房子也沾上一點邊，它的其中一個意義，是「形狀像堂屋的山」。

寶蓋頭的字

大家都知道寶蓋頭的宀，是代表房屋，房內有個女子，表示平安。其實，寶蓋頭的字，差不多有一百二十個，和房子有關的只有十多個。寓、宅、家、室、寢、宮和官，最為人熟知，但字也是房屋，就比較少人知道了，而古代官道上的宿站，是叫做宿；古代帝王的大室叫做宣；僧人住的舍叫做寮；房子的東南角稱為突；房子的東北角稱為宮，這幾個和房屋有關的字，相信知道的人就不多了。

寶蓋頭下一個木字，這應該是指房子吧？因為古代的房屋都是用木頭來蓋的，但為什麼宋這個字不是指房屋呢？其實在《說文》裡的解釋是：「宋，居也，從宀從木，讀若送。」可見這個宋字的本義就是和家一樣是房屋，但本義之所以消失，是因為古代帝王借用了，周朝封諸侯的國名就叫做宋，宋就不可能只是棟房子而已了，現在連台灣的「總統」候選人蔡英文，她父親不是諸侯，但擁有的房子也不止一個宋字的本義，而是宋國那麼多的房地了。

楊相處的日子裡，陳感到了很大慰藉。但楊的旨趣，由機關「官本位」生態教化而來，待人待物，最看重的是官職、級別及其升遷。二零零八年底，楊所在單位搞室副主任競聘上崗，她也報名了。官場角逐，除平時接近領導、積累人緣、工作表現好外，還要看文化水平如何。楊未受高等教育，文化較低，這是她最大弱點。陳理解楊的追求，他為她寫演講辭，準備知識考試，做好一道道答辯題，還給每道題編上號，讓楊熟記。在他的幫助下，楊如願以償當上了副主任。有一段時間，她也挺感激陳的。可很快，她便察覺出自己和陳之間的裂隙。陳在雜誌社雖資歷不淺，年歲不小，但他不願做官，只愛讀書，而不上仕途或仕途無望，在楊眼裡，是一個男人的致命傷，她內心真正嚮往的是那種夫貴妻榮的生活，當上了副主任後，使她更有條件去尋找並般配官階高、或者更富有的男人了。再看陳，不過書生一介，讀書寫作之外再無所長，跟着他，什麼時候才能實現心中夢想？所以，楊不久即向陳提出分手，然後掉頭而去。

朋友的感情挫折，讓我聯想多多。秀麗的女子，容易讓人產生好感，也惹人憐愛，我們總覺得一臉明媚的她們會有良好人品、性情。但是，生活的殘酷性在於，有些漂亮女人往往心地不善，美貌的蛇蠍女人為數不少。

有時又想，一個人長得漂亮，也是一種天才！如果他或她懂得修煉，內心和容貌一樣優秀，那麼他或她完全可以把這種美麗延續到中年、老年，帶著這樣的美，生活於世間，處處讓人看到美麗的存在，這該是多大的福分和功德啊！可惜的是，人要生存，會受環境影響，而流行的價值、世俗的觀念、異化的心靈，是最傷害人性的，也是對美最嚴重的侵蝕。環顧周遭，一些年輕時俊俏的女子，稍稍有點年紀，三十五歲以後

就兩眼無光，神情萎靡了，心目中全是利益計算的冰涼。有些女人生完孩子，便一門心思撲在家務上，連自己的丈夫都關注得少了。這樣的女人，美貌消失得極快，中年人的勢利也較早染習。

一句廣為人知的話是，「人應該對自己四十歲以後的臉負責」，說的是文化、修養、思想境界對人相貌的塑造。四十歲以前，人的面貌多緣自天生，來自父母遺傳，四十歲以後，相貌則多由其心態、情懷、靈魂決定了。特別是在男人身上，這體現得尤為明顯。有的男人三十歲以前還算清秀、明朗，可大學畢業以後，便不再讀書，全部心思用於仕途角逐，腦袋裡整天盤算名利，患得患失，難零碎碎。四十歲以後，他們多一臉庸俗，面色陰鬱，雙目渾濁，笑容也顯僵硬，體態還過早發福。而有些男人，年輕時就很俊秀，由於一直喜愛讀書，心中保持對高尚理想的追求，不隨波逐流，胸中燃燒着信念之火，四十歲以後，他們仍目光清澈，心態陽光，笑容燦爛，身材挺拔。由他們的一言一行，依稀可見他們年輕時的模樣。對理想的執着，對真理的追尋及對美好事物的期待和嚮往，深嵌於他們的心靈和精神中，使他們的青春能夠延續持久，也讓其面容比實際歲數年輕。

「顏值」大熱的現今，須提防華而不實的東西對人精神品質的損害，人們對漂亮外表的過度追捧，往往意味着對品德、修養的忽略與輕蔑。可真正美麗的人和事，是與精神價值聯繫在一起的，是與心靈密切相關的。



黃曉明婚禮備受矚目。

旁觀「顏值」熱

今年十月，藥學家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，她是第一位榮膺該獎的中國本土科學家，但是，這條消息正與著名電影演員黃曉明的婚禮「撞車」。當電視、廣播、網絡爭相報道黃的大婚，鋪天蓋地全是後者畫面和聲像的時候，屠呦呦的報道卻冷清得多。

窗外繁華而嘈雜。這是一個物質財富戰勝了精神品質的時代，是一個形式大於內容、口水淹沒思想、表態多過實幹的時代；是一個美觀重於心靈，整容健身已成時尚，而修養和德行卻少有人提及的時代。因此，相貌英俊的黃曉明自然更受人關注，他的豪華婚禮自然蓋過了屠呦呦的得獎。也因此，「顏值」一詞流行網絡，人人琅琅上口，就毫不奇怪了。

上百度一查，顏值，意指人物容貌優秀或靚麗的數值。顏，容顏；值，指數、分數，此詞用於表示人物相貌優秀的一個等級，男性和女性均可適用。由該詞的走紅，可見網絡驚人的傳播能量。仔細一想，顏值一詞真夠深刻、傳神，其實就是在說一個人的臉，在今天價值幾何。臉部漂亮、美麗，顏值就高，就更受人喜愛，更被人關注，更值錢——人心與時代對於表象層面的東西的推崇及偏愛，莫此為甚。

愛美之心，人皆有之，非但今日如此，古時亦然。《詩經》一開頭，便是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」，古人女性美的觀念躍然紙上。《詩經》也歌頌男性之美，「瑣兮尾兮，流離之子。叔兮伯兮，衰如充耳」，翻譯成白話，就是男子既年輕，又漂亮，比琉璃玉還美；好弟弟呀好哥哥，

年輕英俊如瑣玉。幾千年來，女有西施、貂蟬，男有宋玉、潘安，都是家喻戶曉的美人俊男，傾國傾城、風華絕代、沉魚落雁、閉月羞花、風流倜儻、玉樹臨風，都是頌揚美人俊男的詞句。

是啊，美麗天生就是動人的，好看的东西總招人喜愛，連到街上購物，我們都願意買包裝漂亮的商品。市場經濟的發展，也是現實主義精明計算和「市民理性」深入人心的過程。在交換價值被特別看重的今天，美貌已衍生出可觀的附加價值，一些漂亮的女人尤其懂得和善於利用自身優勢，以便在婚戀市場上博取更多利益。美國學者丹尼爾·哈蒙梅仕從事相關研究許多年，他發現，即便向銀行貸款時，美貌也有作用，「出於某些原因，長得好的人能借到更多的錢」。更重要的是，先天貌美的人比普通人更容易成功，平均年收入要多出二十五萬美元。誰都知道幸福不能靠錢買，哈蒙梅仕卻說，美色可能會帶來幸福，漂亮女性都將美貌列入未來生活品質的加分項，「眾所周知的事實是，外貌對女性婚姻影響較大，美女大多嫁富豪」。

古今中外，此乃普遍定律。我認識的一個女人，姓楊，高挑、白淨、漂亮，事業單位職員。二十三歲時，嫁給一高幹子弟，生了一個兒子。家境寬裕，樣樣優越，只是那男人性情粗野，經常家暴，楊身上臉上常被打得青紫，實在不堪忍受，楊提出離婚。兩年後，她和我一個陳姓朋友好上了。陳也是離異，在一家雜誌社做編輯，挺拔俊逸，喜讀詩書，周圍人都覺得他倆很合適。楊不僅漂亮，且善理家務，煮得一手好菜。在和

那一點靈性

風景宜人，海水清澈，不是人生的一切，連平靜安穩也不是。原來惱人又無所謂，最重要是心靈的掛搭（Tethering）。電影除了這份悲哀外，還有痛別離。小學時候念朱自清描述回憶中父親的背影，那時我們不知道父子為什麼離別，在苦難年代的中國，什麼都有可能，但片刻的擁抱，漫長的告別，同樣是一份蒼茫。《山河故人》中那個母親，帶著七歲的兒子故意走着崎嶇的路程，為求跟難得一起的兒子可以有更長的相聚，哪管也不過是一生裡的那麼一兩天。那份傷感還在說人是不是多麼脆弱，那麼深刻的愛，還是揮之不去？那些人為的規矩……兩母子在漫長的火車旅程裡，相對無言。或許每個人都有過模態相近的深刻的不捨，且不知道可以怪責的是什麼，是誰。

我看《踏血尋梅》，同樣被導演翁子光的落眼點攝住。陽光下那個在人間消失於無形的王嘉梅，曾是那樣快樂與單純。他和導演一樣於案件發生時，曾沉溺於這件兇殘地毀屍滅跡的奇案，也曾牢牢地記住了新聞報道傳來的這樣的一句：「原來很瘦的人，也會有很多脂肪。」這話叫人人不寒而慄，說明了一個活生生的人變成了一個物件的恐怖。電影還它一個具主體性的生命，使這齣電影擁有

高加索人種對遠東地區人種的影響

一萬一千多年前，冰河時期結束，天氣開始回復溫暖的時代。北高加索就在烏拉爾山的東坡上，面對着西伯利亞草原，野獸開始繁殖起來，一部分的北高加索人沿着西伯利亞草原追逐野獸，到了中國的東北地帶。其餘的一部分，輾轉到了歐洲，成為了今天的白種人。阿拉伯人、猶太人也是高加索人的後裔，藏族人也是北高加索人種。到了今天，人們認為，五千年前最高的文明在於中東兩河流域和埃及，已經發明了文字。然而，一萬一千多年前，北高加索的古文明就能夠用木頭雕出祭祀用的木質雕像，顯然，他們已經進入了氏族的時代，定期進行祭祀，而且崇拜神靈，能夠雕出蛇和其他符號的花紋。一般石頭解決不了木頭的細緻雕刻，必須有鋒利的金屬工具。木頭的雕像也不可能保存一萬一千年，各種因緣巧合，木頭雕像埋在煤泥的沼澤之中，形成了一個密封、沒有空氣的土壤系統，保存下來。這個考古發現，和遠東人種的發展有什麼關係，提供了一個重要線索。

中華民族實在是在融合了許多不同民族的實體。其中，北方草原的民族起的作用非常大，但是由於黃河流域的文化特別發達，北方草原民族被先進的華夏文化同化了。在戰國、秦、漢、隋、唐，至今天的是山西省、陝西省和甘肅省。有不少胡人，其實就是遊牧民族。大家知道得最多的匈奴人，其實還有塞種和蒙古人種，他們逐水草而居，開始通婚混血。塞種人也就是北高加索人種，後來發展為匈奴、丁零和突厥人。今天的長白山一帶，是蒙古人、鮮卑人的發源地，他們都是黃色人種。

一萬一千多年前，冰河時期結束，天氣開始回復溫暖的時代。北高加索就在烏拉爾山的東坡上，面對着西伯利亞草原，野獸開始繁殖起來，一部分的北高加索人沿着西伯利亞草原追逐野獸，到了中國的東北地帶。其餘的一部分，輾轉到了歐洲，成為了今天的白種人。阿拉伯人、猶太人也是高加索人的後裔，藏族人也是北高加索人種。到了今天，人們認為，五千年前最高的文明在於中東兩河流域和埃及，已經發明了文字。然而，一萬一千多年前，北高加索的古文明就能夠用木頭雕出祭祀用的木質雕像，顯然，他們已經進入了氏族的時代，定期進行祭祀，而且崇拜神靈，能夠雕出蛇和其他符號的花紋。一般石頭解決不了木頭的細緻雕刻，必須有鋒利的金屬工具。木頭的雕像也不可能保存一萬一千年，各種因緣巧合，木頭雕像埋在煤泥的沼澤之中，形成了一個密封、沒有空氣的土壤系統，保存下來。這個考古發現，和遠東人種的發展有什麼關係，提供了一個重要線索。

打醮的戲劇元素

打醮其實是一種求福消災的設壇作法活動，通常都在秋冬之間舉行，因為農民在農事完結、冬天到來之前要感謝神靈賜給他們一年來豐盛的農穫，並且祈求上天保佑他們來年五穀豐收，物阜民安，所以便請來道士在村內為他們舉行祭祀活動。難怪花牌上盡皆寫着「神恩庇佑」，套用今

天的說話，原來是村民向神明「釋出善意」，希望「打好交道」，以收不少嘉賓在演辭上均用上「人神共樂」之效。村內正在舞獅，也有道士進行道教儀式。天后宮和文武廟內香火正盛，露天遠處大士台有一個巨型的塑像。有人拜祈福福，有人打鑼敲鼓，有人參與儀式，有人來看熱鬧，亦有人藉着多年一次的盛會敘舊，談談鄉中流傳的故事。這一切一切都令我想起西方戲劇之濫觴，因為戲劇的起源正是由祭祀儀式逐漸演變而成。數十張鋪上紅色桌布的圓形飯桌坐滿了參加盛會的賓客，工作人員送上一盆盆的菜葉，是園村盆菜的素菜版。我們坐下吃了一頓粗糲，倒別有一番風味。大會結束後有嘉賓致詞和頌獎，在香港甚少見到有地方舉行——以竹搭成的戲棚之內。這個竹棚其實是吸引我來看打醮的其中一個理由，因為我不知道這些快失傳的手藝何時會完全消失，而在竹棚內看戲這種習俗亦可能有一天不再存在。對某個年紀的香港人來說，在竹棚內看戲是懷舊，對另一些年紀的人來說則是全新的體驗。無論如何，它都是值得保存和欣賞的文物和文化。